

“正常”与“成瘾”

——从家庭社会资本探究北京青少年网络使用的模式与机制

• 孟宏 钟华

摘要 近年来,随着电脑和网络在中国家庭的普及,青少年上网问题成为家庭、学校及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的青少年能够健康地使用网络并从中受益,而有的却陷入到所谓的“网瘾”之中不能自拔。本研究以“正常”青少年和“成瘾”青少年两个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家庭社会资本理论为框架,采用定性的方法进行探究,剖析家庭对于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影响。

关键词 家庭 社会资本 网瘾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D432.7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1)06-0054-08

一、引言

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使我们受益良多,比如提升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效果以及加强社交沟通等^[1],然而,在另一方面,过度使用网络也会对个人的身心产生负面效应^[2],容易导致健康问题恶化、对现实的认知减弱或正常社交受阻等不良结果^[3]。

此前的研究表明,在当代信息社会,过度使用网络的现象(即所谓的“网瘾”)日益增多,而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普遍^[4]。很多关于青少年网瘾行为的调查已经引起了全球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例如,根据官方统计,到2009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将高达384万,比2008年同期增长28.9%,且50.7%的互联网用户是青少年,其中40.6%未满18岁,截至2009年底,大约有10%至15%的互联网用户有网瘾倾向,其中80%~90%为青少年^[5]。

既然网瘾如上述显示的那样严重,那么分析其潜在的原因并找到相应的预防措施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已经有大量研究试图调查网瘾者的心理状况^[6],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人际关系或社会环境对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这种缺失在中国尤为严重。数以百计的治疗中心把网瘾当作类似于“毒瘾”的医学或心理问题来对待,严重的网瘾患者会被家人送到这些中心接受教育改造和心理辅导,甚至包括让他们接受森严的军事化教育与管理。这些“病人”中有90%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7]。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当今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与网络密不可分。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家庭互联网的接入,则使家庭对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有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与青少年上网行为之间的关系:1.研究当今青少年正常使用和过度使用网络的状况及特征;2.以家庭社会资本理论和相关越轨理论为参考,探讨可能影响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的重要社会因素。我们的研究成果将对“网瘾青少年”的家庭预防和干预机制的战略性设计提供有力的参考。本研究属学术领域内的探索性研究,将采用访谈等定性的研究方法。

二、文献回顾

(一)“网络成瘾”的概念

“网络成瘾”也被称为“电脑成瘾”、“科技成瘾”或“网络障碍”。这种成瘾是指过度上网或上网不当导致

作者简介 孟宏,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风险行为、越轨与犯罪、婚姻与家庭;

钟华,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珠三角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学、法律社会学、吸毒及其它上瘾行为、性别和社会发展。

社会关系和日常工作等都受到危害。学者们已尝试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来研究网络成瘾。例如,Young^[8]采用了DSM-IV量表(一种传统的衡量毒品依赖的标准),他发现网瘾者平均每周花费38.5小时在网络上,而非成瘾者每周只花费4.9小时。Brenner^[9]设计了另外一种度量方式——互联网相关成瘾行为量表(IRABI),由32个“选择是/否”的问题构成。他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被测者有不适症状,尤为严重的是,他们丧失了控制自己上网时间的能力。学者们也在台湾和香港做了这些量表的信度测试,结果表明其在亚洲社会也是相当有效的^[10]。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是定义“网瘾”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失控、忍耐、退缩和强制性依赖等征兆也可以用来测量网瘾。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是否把“网络成瘾”当作病理学问题并正式纳入国际通行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一直存有争议。例如,Bell^[11]认为目前的研究是有缺陷的,“网络成瘾”只是对某些已存在问题的简化性的和安慰性的解释。根据他的观点,所谓的“瘾君子”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是其他的事情(例如不良的社会关系或压力等),而不是网瘾。然而,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同Bell的观点,他们认为网瘾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当然,这些学者也承认网瘾研究需要更标准的定义和更有力的证据^[12]。

(二)网络成瘾的心理因素

某些类型的行为,如玩网络游戏和网上聊天,能满足人的欲望和创造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关系从而实现快乐,人们喜欢这样的快乐,因而有可能对这种行为产生依赖,这是之前的研究已经支持的“欲望满足”观点^[13]。Young^[14]已经明确指出可能导致网瘾的五个风险性心理因素:网络成瘾者会自我依恋,强烈喜欢独立的活动,有社交活动严重障碍,过度自我防御,具有较强的个性。许多其他的研究还认为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也与过度上网有关。这些研究结果都已经被运用到实践中的网瘾治疗。

(三)社会资本、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

过度使用网络者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社交中不满足,或者呈现出某些与众不同的人格特征。那么,社会方面的因素又是怎样呢?如前所述,网瘾也可被视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之一,其行为模式类似吸毒或者其他种类的青少年风险/越轨行为。尽管缺少理论解释,但之前关于网瘾的部分研究已经发现了在青少年变成网瘾者的过程中家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类似家庭与其他风险或越轨行为的关系)。具体而言,亲子关系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上网行为^[15],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过度上网的程度^[16]。因此,本研究将建构一个聚焦家庭关系、社会资本与青少年网瘾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其来分析北京青少年的上网模式与机制。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已被用来分析多种类型的社会行为,跨越了从教育、健康及药物成瘾到青少年越轨甚至犯罪的多个领域。

虽然Coleman写道,“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是促成社会资本的某种形式”^[17],但他的理论特别重视家庭内部的紧密关系,因为这种家庭内部关系可以有效导出帮助青少年转变为成功的成年人所需要的规范、准则以及期望。这种论点由于强调了家庭观念,因此在相对传统的亚洲社会可能尤其有效^[18]。因为我们的研究针对中国——一个历史上以家庭为本的社会,所以家庭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对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分析也许较适合。根据这一理论,具有紧密家庭关系的青少年过度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强烈的亲子关系纽带可以产生包括正常社交技能学习、对风险行为的正确态度及控制技巧、丰富的社会支持、有效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等多种形态的家庭资本^[19]。

然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的阐释表明,紧密关系并不总是带来正面的效果^[20]。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紧密的代际关系可能有益于规范行为的培养,但是同时也抑制了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从而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社会资本的另一个维度,即所谓的“功能特殊性”。为了完善社会资本理论,教育社会学的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引入“关系匹配”——通常指父母和青少年在教育目标上的认识吻合——的概念来反映社会资本的“功能特殊性”。也就是说,只有在父母所采取的行动与青少年的愿望实现正向匹配的情况下,青少年才更容易获得积极的社会资本和避免问题行为。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似乎可以预期,如果父母意识到了高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且和孩子们一样认同上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那么他们也有可能积极参与高科技学习活动,并更好地监督和指导其子女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即父母

具有较高的“网络科技素养”)。通过这种方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态度和行为达成一致,所取得的结果便是正面的(详见表1)。

表1 青少年与其父母的网络科技素养交叉配型

		父母的网络科技素养	
		高	低
青少年的网络科技素养	高	较低网瘾风险	较高网瘾风险
	低	极少案例	较低网瘾风险

如上所述,这种强调家庭内部关系的社会资本理论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庭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影响。下面我们尝试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探索当今中国内地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模式和机制,而且将尤其关注家庭在这个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是否与前述的理论模型以及西方研究发现相一致。

三、研究方法

考虑到可利用的资源和途径,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北京市就读初中的青少年群体。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之一,北京的计算机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所以北京青少年的网络使用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并极具典型意义。除访谈在校学生及其父母外,为了将风险程度最高的青少年列入研究范围,我们也走访了北京网瘾治疗中心的年轻“患者”和他们的父母。实地调查工作主要分如下两个阶段开展。在第一阶段,我们收集了普通在校生的信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可能是基本“正常”的。我们在北京一个公立中学对8个初二年级学生(4男4女)进行了小组访谈。他们经由学校老师挑选,以保证其在性格、成绩、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职业等方面均呈现出多样性。将他们集中于同一个教室后,我们一起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交流。之后,所有的学生都同意将其父母的电话号码提供给研究人员,以便我们进行接下来对父母的电话访谈。在电话访谈中,8位父母(6位母亲和2位父亲)都给予我们认真而耐心的回应,每个电话访谈持续约四十五分钟。

在第二阶段,我们深入到北京某知名网瘾治疗中心,观察了解所谓的“网瘾青少年”。为了治疗网络使用者在健康和行为上的“反常症状”,此类网瘾治疗中心已经在中国内地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在这所治疗中心,我们分别对6个12至17岁(4男2女)的网瘾患者在隐私空间内进行了独立访谈,每次访谈约一小时。另外,我们通过小组访谈形式与来此中心参加父母教育课程的父母们(含以上6位“网瘾”青少年的父母)进行交流,交谈时间大概为两小时。

在针对青少年的访谈中,我们试图了解他们上网行为的模式,如每周上网的平均时间和常用时段、上网的主要目的、网上交友状况、上网对他们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观上是否认为自己沉迷于网络,以及导致沉迷的可能原因,等等。我们也对有关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问题进行了提问,包括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家庭支持(物质和精神支持)和非正式的家长控制(尤其是家长对上网行为的监督)等。

在与家长的访谈中,我们重申了学生访谈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便通过比较双方的答案进行交叉检验,提高研究的信度。有些不匹配的答案也许能够反映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膜甚至冲突。

如前文所述,在上网问题上,有着良好家庭关系匹配的青少年——即父母与他们的网络科技素养接近——可能比那些缺乏这种匹配的青少年对网瘾有着更强的免疫力。本研究中,网络科技素养被定义为是否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以及是否认识到一定程度的互联网使用将有助于人们适应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因此,在同青少年与家长的访谈中,我们都希望受访者表明他们对互联网的态度并对他们自己的网络技能作出自我评估。

四、研究发现

(一)青少年的网络使用

1. 普通青少年。受访的学生(除一人外)基本都可以在家中使用电脑并上网,且所有学生都有三年以

上的“网龄”。网络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想上网很容易,在学校图书馆、家里、网吧甚至用手机都可以上网……只有极少数的同学因为个人或者家庭的特殊原因很难上网……在我们同学中上网是很普遍的事儿……”

此外,所有受访学生都不认为自己对网络上瘾,他们对于合理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有充足的自信。这些学生上网的时间比较分散,大多都是每次2~3个小时,平均每周上网10个小时左右。

“如果我能很早地完成作业,当晚剩下的时间我都会用来上网。每次上网我都会先玩一会儿游戏,但很快就觉得无聊,转而去看我真正感兴趣的,如体育新闻。”

“平时因为学习忙,我根本没时间上网,所以只在周末的时候上几个小时……”

尽管他们承认上网可能会导致自己视力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学生对上网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网络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它所提供的丰富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在学习、社交和娱乐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受访者列举了几项他们上网的主要目的,包括通过与外国朋友在线交流提升英语水平、欣赏音乐或视频、搜集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汽车、运动、军事等)以及在线阅读小说或者写作等。他们大多数人都对网络活动所带来的收获表示满意。对他们来说,上网与他们的学业并不冲突,反而会有助于拓宽他们的视野并且获取更多的课外知识。但是他们也认同学习成绩更加重要,而且如果学习成绩不理想的话,他们对上网会产生一种负罪感。

“我喜欢看韩剧,因此我尝试通过网络更多地了解韩国社会,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可以阅读韩文了。瞧!我没怎么费劲,也没花一分钱就掌握了一门外语!”

“我在网上可以自在地做很多事……不同的时间做的事也不同……但是我还是认为,作为一个学生,学习应该是首要任务……”

2. 网瘾青少年。跟普通青少年相比,那些所谓的“上瘾者”在进入治疗中心之前上网的时间确实过长。他们可能足不出户,每天只吃一顿饭,一直在线长达几天几夜。对于那些在家里无法上网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在上课时间甚至深夜去网吧长时间进行网上活动。

他们对于网络似乎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显然跟现实社会相脱离。但令人吃惊的是,大部分在治疗中心的“上瘾者”都不承认他们存在网瘾问题。对他们来说,过度上网是因为他们与父母之间存在冲突。由于与父母关系很糟糕,他们中的一些人试着逃离令人纠结的现实世界,转而在网络上寻找快乐与幸福。而对另外一些上瘾者来说,网络只是一个很好的打发时间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按父母所要求的那样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好好学习。

“我并没有网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快乐和放松……不管怎么说,上网的时候我觉得快乐……那个时候我能彻底忘掉父母带给我的压力。”

“因为我在学校表现比较差,我爸妈经常打我,两个人都打。最终我就坚决不肯去上学了。既然我天天呆在家里,我总要做些我喜欢的事情。事实上,上网是最让我觉得快乐的……”

和前面一组“正常”使用网络的青少年类似,这些“网虫”也对上网持有积极的态度。但是他们的上网活动主要是以娱乐为目的。只有一个被访者提到,他将来可能会以电脑网络作为职业发展方向,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颇有天分。

“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让人非常兴奋,我常常熬夜玩网游……在网上和朋友聊天也不错……虽然不认识,但是什么都可以聊……真是太酷了!”

(二)家庭社会资本和青少年的网络使用

1. 正常网络使用者的家庭。根据访谈记录,我们发现普通学生的家长们虽然允许孩子上网,但是却制定了家庭规则来控制他们的上网行为。不同家庭采用的规则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上网时间、地点、上网内容,以及跟谁一起上网是家长们通常考虑的因素。

这些正常网络使用者的家庭氛围看起来非常健康:所有接受访问的父母都表示他们和配偶以及子女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此类家庭中,青少年尊重家长,家长也信任自己的孩子。谈到对上网的管控,被访者告诉我们说,即使对于父母制定的家规有少许不满,他们仍然选择服从而不是对抗这些规则。因为他

们了解父母对他们的爱,而且明白父母之所以设立这些规则是出于对他们的健康和学业的关心。一旦设立了规则,家长们也会人性化地尊重孩子,给孩子们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些家长大都相信他们的子女能够理性地上网并且避免所谓的“不良后果”。

“考虑到儿子的健康和学业,对他上网的时间我制定了一些规矩,但是我不会检查他上网时干什么事情。我不认为他会浏览色情网站或者沉迷于网络游戏。我相信,我的儿子很清楚对于他个人的发展来说什么东西更重要。”

和孩子一样,这些家长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网络的积极态度。许多家长认同网络是一个常用的教育、交流、娱乐的工具,并且是他们的子女这一代必须熟悉和掌握的信息科技。与此同时,这些家长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也会存在一些担忧,因此他们主张对孩子的上网行为进行适度 and 适当的管控。换句话说,家长们不仅希望孩子们可以有效地利用网络资源,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免于过度使用网络带来的危害。但总体上,他们对网络的认识是相对开明的。

“我深知在这个信息时代她需要电脑和网络,我工作的时候也会用……但是有时我仍然禁不住联想网络黑暗的一面,媒体上也会经常报道……”

这些家长们的网络技术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家长在工作和生活中熟悉网络并且经常使用,有些只是偶尔使用甚至需要他们的子女来教他们如何使用,还有个别从未接触过网络。尽管电脑/网络的飞速发展对家长管教子女的能力似乎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接受我们访问的家长并不担忧他们相对短缺的网络技能,看起来他们反而非常满意或者自豪于他们子女在这方面的表现优异。

“我很少上网,我儿子教过我玩一些简单的在线游戏。他很精通这些,有时家里电脑坏了,他还能帮我们修理好。我不认为我需要刻意学习网络知识来监管我儿子的上网行为,他不需要。”

2. “网络上瘾者”的家庭。许多“网瘾”青少年的家庭早已存在问题:有的因父母离异导致孩子长期同心怀怨气的单亲生活;有的家长,特别是很多父亲,忙于工作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而很少和孩子在一起交流互动;有的家长脾气暴躁,在家里经常对配偶或者孩子发火。在这些“问题家庭”里也有制定家规,而且往往比普通家庭的规矩更为严格。原因是这些家长并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孩子,并且在学业上对孩子抱有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此类家庭又没有培养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因此导致孩子们不愿听从父母的管教,对父母常常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如此一来家长就会对孩子更加不满,进而用更为严格与苛刻的方式对待孩子,结果将孩子越推越远。简言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恶性互动破坏了亲子关系,而且逐渐积累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一种沉重压力。

“我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儿子在一起,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被家庭,尤其是被我这个父亲孤立……他恨我,因为除了学习成绩之外我在其他方面都忽略了他,直到中心的老师告诉我,我才明白这一点……”

和普通学生组的家长们不同的是,“网络成瘾者”的家长们通常对网络持有负面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在孩子出现网络使用问题之前,他们就对孩子的网络使用极不赞成,甚至严厉禁止孩子接触电脑和网络。在发现孩子过度上网的行为之后,这些家长会进而责怪网络游戏公司、网吧、网络聊天工具、孩子网上的朋友以及电脑/网络本身。由于对自己的孩子缺乏信任,他们会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孩子上网,甚至采用某些极端的方式。

“我真的很痛苦……我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儿子会变成这样……他已经远离了正常生活,每天都呆在网吧里玩游戏……为此我丈夫经常和我吵,我们的关系也恶化了……我恨网吧,有时候我甚至想一把火烧掉那些网吧。”

这些“问题家庭”的家长们,尤其是孩子的主要照顾人(绝大部分是母亲),对于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通常比较低,日常生活中他们本身也极少用到电脑和网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此类父母对于网络在一开始就持非常否定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和网络知识对于年轻一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的父母平时忙着挣钱(他们开一个小店),对我就只是关心学习成绩。我告诉他们虽然我学习不

好,但我在电脑技术这方面很厉害,以后我可以选择这个作为我的职业。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觉得电脑和网络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坏东西。”

五、综合讨论

本研究通过与两组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访谈探究了青少年网络使用和过度使用的相关模式和机制。其中一组是“正常”的青少年,另一组是所谓的“网瘾”青少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项研究主要关注造成过度使用网络的家庭方面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便捷的上网渠道和丰富的网络内容,这样一个精彩的虚拟世界必然吸引着年轻一代。即使青少年使用网络有其危险性,我们也不能否认网络是他们获得教育、与人沟通和课外娱乐的重要媒介。

就青少年的上网模式而言,研究表明使用网络已经成为大多数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上网的目的是多元化的。尽管他们对网络抱有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他们也明白要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以避免潜在的危险。与西方的研究相一致,大多数青少年从网络上受益匪浅,比如开阔视野、进行娱乐和扩大交友等。然而,有一小部分青少年走入歧途,他们花费大量时间过度使用网络或者过分依赖网络,例如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甚至浏览色情网站等。由于他们与现实世界社交圈的疏远,他们同老师、家长和身边同龄人的关系也就此逐渐恶化。以上皆为“正常青少年”和“网瘾青少年”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这两个群体的差异性自然有心理学方面的因素,但本研究更侧重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多地支持了 Bell 的论证:他对“网络成瘾”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并认为所谓的“网瘾”者实际上事先存在其他问题(例如糟糕的家庭关系),所以不能将网瘾归类为一种病理障碍。在本研究中,包括正常青少年和网络成瘾青少年在内的大多数受访者都否认他们将会产生或已经存在网瘾的危险。对这些青少年来说,网络是一种必需品,它仅仅具有工具性而非目的性。他们通过网络满足自己受教育、沟通和娱乐等多方面的需要。“网瘾”者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对网络的过度使用主要是由于他们与家长之间存在长期而严重的问题,上网可以让他们暂时逃离痛苦的现实或者只是用于打发时间。

因此,“正常”群体和“成瘾”群体之间应该存在着家庭因素方面的不同,以致于“成瘾”群体出现明显的不当使用网络的行为,而“正常”群体则未出现这种现象。此项调查发现,家庭确实在塑造青少年网络使用方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比较这两个群体,我们发现“正常”青少年比“成瘾”青少年拥有更好的家庭关系:第一组中的家长和孩子表现出彼此间的尊重、信任和理解,而第二组中的孩子对家长充满抗拒和敌意。根据 Schneider 和 Stevenson^[21]的研究,良好的亲子关系能让孩子接受有利于他们成功的准则、标准或者期望。中国家长通常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值^[22]。如果孩子与家长有良好的关系,就表明他们极可能接受家长的高期望,并且愿意努力避免阻碍实现这种高期望而令家长失望的不良行为(例如沉迷网络)。调查表明,“正常”的青少年就教育期望而言确实与他们的家长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对于家长控制上网行为的方式和程度可能略有不满,但他们都赞同学习是他们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所以,为了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上网应该受到控制。与此相反的是,“成瘾”群体的青少年对家长的教育期望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因此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上网可以让他们忘记现实中家长的责骂或者用以打发放弃学习之后大量的空闲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调查结果也强有力地支持了社会资本论中“功能特殊性”这一观点。当父母与孩子的教育期望相匹配并且都积极地去实现这种期望时,从良好的家庭关系中得到的社会资本才会显示出“功能特殊性”,从而使得社会资本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进而将这种原来仅限于“教育期望”方面的“关系匹配”扩展到网络使用这一特殊领域。具体而言,在家长与孩子都对网络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家长也如孩子一样可以熟练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下(即家长和孩子都具有较高程度的网络科技素养),孩子的上网行为就能得到更好的指导和监管。

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这一论点:几乎所有“成瘾青少年”的家长都对网络持消极态度(即使在这些孩子还没有过度使用网络的时候),而且多数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网络。当这些家长发现孩子上网时,他们网络科技素养的缺乏会带来家长与孩子之间更多的冲突,并使已经存在的不良亲子关系进一步

恶化。然而,在“正常”青少年的家庭中,家长的网络科技素养似乎并非如此重要。尽管一些父母网络方面的知识很匮乏,也担忧网络会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但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得他们尊重孩子的想法并相信孩子对于网络优缺点的判断。在孩子积极看待网络的影响下,他们的父母也逐渐产生相似的看法,并开始接受“网络对于年轻一代不可或缺”这一观点。以上发现启示我们,跟网络相关联的“关系匹配”似乎仅仅在亲子关系比较弱的家庭中发挥作用,那么父母网络科技素养的提高则可能会减少此类家庭内部摩擦的发生,增加父母和孩子的共同话题,从而增进彼此间的信任。父母的这种努力最终可以增加孩子在家庭中的社会资本,以避免不当使用网络的行为。但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中,此种方式并无必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一部分家庭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内地正处于高速现代化时期。与其他现代社会无异,中国内地面临着家庭崩溃和社会解组等多方面日益严重的问题^[23]。离婚、再婚、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和留守儿童等困难降临于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有这些问题将影响中国内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争吵、怨气、疏离的家庭环境里,良好的亲子关系必然很难建立起来,这些孩子很有可能沉迷于网络。本研究还发现,“成瘾”青少年的家长不仅在学业和上网等问题上与孩子发生冲突,他们在与孩子沟通和交流时也相对简单粗暴。总之,“网瘾”问题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传统家庭体系在宏观层面的减弱,也反映了中国内地社会对于父母教育这一领域的缺失。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争取提供更多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资讯及培训,并协助解决有需要家庭关于经济或夫妻/代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例如咨询服务)。

六、研究局限

由于缺乏对中国内地当代青少年网络使用的深入了解,在大规模的定量研究之前,我们需要进行小规模的探索性研究来发掘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通过深入访谈和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国内地青少年的上网模式,并初步解答了家庭互动机制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关系。以本研究的发现为基点,未来我们可以通过规范问卷和科学抽样,在全国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进行大范围的青少年网络行为调查,以弥补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并试图发现区域差异。另外,将中国的情况同日本、韩国、美国等社会的青少年网络使用进行跨文化比较也是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Oblinger D.G. 2004.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edia in Education* 8 :1- 18.
- [2]Liu M. and W. Peng. 2009.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the Negative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Playing MMOGs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5 (6) :1306- 1311.
- [3]Gillespie R.M. 2002. “The Physical Impact of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Game Use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Review of Current Literature.” *Work :A Journal of Prevention,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2002(18) 249- 256.
- [4]中国青少年研究网.关于青少年网瘾及其戒除的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专题报告”第4号)[EB/OL].[2010- 10- 23].<http://www.cycs.org/Article.asp?category=&Column=3899&ID=7889>.
- [5]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0[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 [6]Young K.S.1998.Caught in the Net :How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a Winning Strategy for Recovery.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7]朱步冲.网瘾几何 :M一代的信息饥渴与身份塑造[J].三联生活周刊,2006(30) :80—81.
- [8]Young K.S. 1996. Psychology of Computer Use- Addictive Use of the Internet :A Case that Breaks the Stereotype. *Psychological Report* 79 :899- 902. ders. URL (consulted May. 2010) <http://www.breining.edu/jad03sv.pdf>.

- [9]Brenner ,V. 1997. “Psychology of computer use :XLVII. Parameters of Internet use ,abuse and addiction : the first 90 days of the Internet usage survey. Psychological Reports 80 :879- 882.
- [10]Ngai ,Steven Sek- yum. 2007. “Exploring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for Students in Grades 5- 9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3 :221- 237.
- [11]Bell ,V. 2007. “Online Information ,Extreme Communities and Internet Therapy :Is the Internet Good for Our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6(4) :445- 457.
- [12]Collier ,R. 2009. “Internet Addiction :New- age Diagnosis or Symptom of Age- old Problem?”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81(9) :575- 576.
- [13]Caplan ,S.E. 2002.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nd Psychosocial Well- being :Development of a Theorybased Cognitive – Behavioral Measurement Instru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8 (5) : 553- 575.
- [14]Young ,K.S. 1998. Caught in the Net :How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a Winning Strategy for Recovery.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15]Liu ,C. and F. Kuo. 2007. “A Study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6) :799- 804.
- [16]Yen J. ,C. Yen ,C. Chen ,S. Chen and C. Ko. 2007. “Family 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Use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Adolescent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 :323- 329.
- [17]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 S120.
- [18]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Wright ,J.P. and F.R. Cullen. 2001. “Parental Efficacy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Do Control and Support Matter?” Criminology 39 :677- 705.
- [20]Portes ,Alejandro.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 24.
- [21]Schneider ,B. and D. Stevenson. 1999. The ambitious generation :American ’s teenagers ,motivated but directionl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2]Blair ,S.L. and Z. Qian. 1998. “Family and Asian student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4) :355- 374.
- [23]Zhong ,H. 2011.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Crime Trends :The Ca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forthcoming).

(责任编辑 李春丽)